

清宮歷史演義

上冊

許嘉義著



清宮歷史演義卷七

漂陽許慕義著

第四十五回

有心嘗試藩鎮奸謀

竟體生香宮人鬪氣

話說聖祖拿下鰲拜召康親王和衆大臣入內吩咐他們從嚴審訊康親王奉旨之後那敢怠慢審出罪狀共有三十餘款詳具覆奏奏中有鰲拜為勛舊大臣正法與否出自聖裁等語聖祖閱奏即傳下諭旨道

鰲拜係勛舊大臣受國厚恩奉皇考遺詔輔佐政治理宜精白乃心盡忠報國不意鰲拜結黨專權紊亂國政紛更成憲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鰲拜欺藐朕躬恣意妄為文武官員欲令盡出其門內外要途俱植伊之私黨與班布爾善等結為黨與凡事先於私家商定乃行與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種種奸惡難以枚舉朕久已悉知但以鰲拜身係大臣受累朝寵眷甚厚猶望其改行從善克保功名以全終始乃近觀其罪惡日多上負皇考付託之重暴虐肆行致失天下之望朕以其罪狀昭著將其事欵命諸五大臣公同究審俱已得實以其情罪重大皆擬正法本當依議處分但念鰲拜效力多年且皇考曾經倚任朕不忍加誅姑從寬免死者革職籍沒仍行拘禁班布爾善等或係部院大臣或係左右侍衛乃皆阿附權勢結黨營私表裡為奸擅作威福罪在不赦概令正法其餘皆係微末之人一時苟圖微

倖朕不忍盡加誅戮寬宥免死從輕治罪至於內外大武官員或有畏其權勢而依附者或有身圖倖進而依附者本當察處姑從寬免自後務須洗心滌慮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供職守以期符朕整飭紀綱愛養百姓之至意欽此

這道上諭的宗旨全重在末後誠飭內外文武官員的一段言語或治罪或赦罪恩威並用真有舒卷自如籠絡人心的手段自是以後這班文武大臣才曉得聖祖的英明決斷方不敢輕他年幼肆無忌憚朝廷之上竟是嚴肅非凡事事可以依着聖祖的意思辦理那皇帝的尊嚴威重至此達於極點但是聖祖雖除了四個輔政大臣肘腋之患已是盡行肅清第二步手續便要料理三藩的事情偏是事有湊巧聖祖對於處理三藩正在躊躇再四沒有善法恰恰那鎮守廣東的平南王尚可喜因其子尚之信酗酒暴虐不服父訓恐怕弄出大禍連累自己具了摺奏請求歸老遼東他的意思原想聖祖召進京內面陳一切好免後患那知這一回奏請正中聖祖的機會立刻下諭道尚可喜既願歸老遼東着即撤藩所有善後事宜均候朝廷派遣大臣妥為辦理欽此這道上諭方才傳出早被吳三桂之子吳應熊打聽清楚連夜寫了密信通知三桂那三桂接到應熊密信料到自己與靖南平南兩藩是一體的如今尚可喜既然撤藩自己也不免了默默的劃算一會道也罷我且聯絡了耿精忠去試他一試倘若果要

裁撤我就顧不得什麼君臣之義可要先下手了當下親自寫了一封密書寄往福建耿精忠看了書信便依着三桂的主義繕了奏摺自請撤藩精忠的奏摺方才到京可巧三桂請撤藩的奏章也到了聖祖披閱之下召集廷臣會議這事當時這幾位大臣都料定三桂精忠的意思必是因為與平南王一體如今見平南王撤藩不得不不在面子上敷衍一番心內決定是不願意的如果准了兩人的奏摺恐要鬧出漢代吳楚七國的事來所以不約而同的都主張不撤聖祖道藩鎮久握重兵必定要鬧亂子的此時不撤雖可敷衍下去日後也終於不免的鼂錯所說撤亦反不撤亦反這兩句話真是不錯況且三桂之子應熊現在尚了公主在京供職精忠的兄弟昭宗聚宗也都在京趁此撤藩他們還可有點兒顧忌到得日後就更為難了朕的主意已定你們無須顧慮象臣見上意堅決也就不敢多言了當下聖祖便准了兩處的奏摺命學士傳達禮往雲南戶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左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程事宜這三位大臣領了旨意知道此行十分危險但是皇上的派遣那敢違逆只得捨着性命前去那三人沿路行去途中少不得有些耽延我且暫按不提再把聖祖宮闈中的事情細說一番那聖祖雖然天資英明好學不倦但是賦性風流儻倜最喜女色每逢政事餘暇除了研究些文學以外便和宮城采女們混在一處蹴鞠賭錢飲酒

唱曲嬉戲無度。未經冊立皇后之前。已有許多妃嬪。其中最寵愛的。乃是衛氏。那衛氏封為貴妃。非但是如花姣艷。似玉晶瑩。更有一種奇異之處。他竟體皆香。走到面前。覺得非蘭非麝。一股芬芳之氣。令人聞了。心魂俱醉。初入宮闈。未得聖祖臨幸之時。那些官人都道他薰了什麼異香。才能如此。一齊趕着追問。他有什麼奇香。能夠把身體薰得這樣芬芳撲鼻。且能經久不滅。衛氏答道。咱自幼便有這一種氣味。連自己也不知從那裏來的。並沒什麼異香薰着。諸位不必疑心。內中有一個宮女。名叫翠兒。生性非常刁滑。最喜爭嬌奪寵。對於眾宮女。異常妬忌。他恃着有三分姿色。又復能說善道。深得聖祖的愛憐。要想佔一個妃嬪的名位。更加在聖祖面前。獻些殷勤。聖祖本是個廣收博采的。色中魔鬼。見翠兒畧畧有些風姿。更兼齒牙伶俐。善會人意。也就覺得和他格外親熱。點兒他以為聖祖十分寵愛。便恃嬌撒寵的。求着聖祖要封他一個妃位。那知聖祖見他妖妖嬈嬈。喜歡賣弄風情。心中嫌他輕佻。不過却不願意封他為妃。當即說道。本朝宮禁之中。自有一定的例子。皇后以下是貴妃。貴妃以下是妃。妃以下是嬪。嬪以下是貴人。都有一定階級。不能越過次叙的。你連個貴人的位分還沒掙到。如何能封為妃呢。翠兒聽了。又撒嬌撒痴的。道。封贈的權柄。是在皇上手內的。皇上作了主。有誰人敢多講話呢。聖祖見他強求不已。便把臉色一沈。道。你這話錯了。朕雖貴為天

子也要顧全國體。那祖制如何選背得呢？說罷也不多言，竟步了出去。與別個宮女玩耍去了。翠兒經了聖祖這一番話說，面上十分無趣。幸虧沒有旁的宮女聽見，只得搭趣着仍去找尋聖祖，想用出生平的狐媚手段，慢慢的籠絡聖心。那如聖祖是個最英明，最有決斷的帝王，從這日起，早已識透翠兒是個恃寵而驕的人物，便不肯和他親近。任憑翠兒怎樣的籠絡，怎樣的狐媚，總是淡淡的不大理他。翠兒這一來，好似一腳踏着冰窖，全身跌將下去，埋頭沒腦，冷氣沁入肌骨，連心臟都像被冰浸透了。再也暖不過來。每日間悶悶不樂，好似失魂落魄一般。不料翠兒正在失意的當兒，偏偏挑選了个姓衛的進宮。這姓衛的面貌，既比自己嬌艷百倍，身上又帶着一股異香，令人聞了，心神都醉。倘被聖祖賞識了，豈不把全宮的恩寵都要奪了去麼？所以旁的宮女，聞了衛宮人的香氣，不過畧畧的問一問，也都沒什麼話說。獨有翠兒心中，又是氣，又是妬，再也放不過去，硬指定他，用了什麼東西薰染過了，才有這股氣息。逼着要他說出法兒來。衛宮人被逼不過，直急得起誓道：「咱身上的香氣，連自己也不知道從何而來。要是有方子薰染，不肯實說，叫咱不得好死。」翠兒那裡肯信他的話，早就冷笑道：「你起了誓，人家就相信你麼？找也知道，你想法把這香氣去迷感皇上，所以秘密着不肯說出來。但是獨承恩寵，也要有那命運哩。單靠這點兒香氣，就有用了麼？這幾句話，

可把衛宮人說急了。便也不肯相讓。向翠兒問道。姊姊。你這話是怎樣說的。妹子年紀小。又是初進宮闈。有什麼不到之處。你應該担代點才是。怎麼把連種血口噴人的話來冤屈人呢。你說妹子迷惑皇上。妹子才進來幾天。連皇上的聖容也沒見過。可不比你在宮多年。事事熟悉。可以想着法兒迷惑皇上。翠兒這個性氣。那裡禁得這般的重話。不待衛宮人說完。早已柳眉倒豎。星眼圓睜的罵道。不識抬舉的賤婢。剛才退宮。便把我們不放在眼內。將來還了得麼。你說我想法兒迷惑皇上。倒要交代一個証據。倘若沒有証據。可要把牙齒都敲了下來。衆宮女見翠兒動了真氣。都知道他是不信勸的。便一齊掩着嘴。退在旁邊。微微含笑。看他兩人怎樣的結果。衛宮人見翠兒一場痛罵。這委屈如何受得下。不禁嗚嗚咽咽的哭着說道。誰是賤婢。那罵人的才是賤婢呢。那冤屈人。逼着人要方子去迷惑主子的。才是賤婢呢。他不摸摸自己背後底。沾染了一身屎。帶了一股的狐騷臭。自己不愛臉。還要罵人呢。好不害羞的東西。這一陣退哭帶罵。把旁邊的衆宮女。引得齊聲發笑。把个翠兒。激惱得面色鮮紅。頭上的首飾。一根一根的爆漲起來。連頭項都粗了許多。氣喘喘的話也講不出。咬了一咬牙齒。舉起手來。正要揮拳。旁邊的宮女。早齊聲道。翠姊姊。不可動手。聖駕來了。翠兒聽了。回頭一看。果見聖祖站在後面。方才將手垂下。不敢多言。聖祖見了這般情形。早明白他又在

那裏欺侮人了。便舉眼四下一望。眾宮女都一齊笑吟吟的站在一旁。獨有翠兒面紅耳赤。不勝忿怒。還有一個美貌宮人。在那裏不住的哭泣。好似一株海棠。經了風雨。初放的荷花。剛才透水。越顯出那美麗的形態。動人的姿勢來。聖祖不覺吃驚道。何來這樣的佳人。朕怎麼沒有知道呢。想必翠兒見他生得美貌。又生了妬忌心了。朕若不做出個護花使者。豈不叫名花抱屈麼。心中想着。便開言道。你們爲着何事。這樣的吵鬧。那個女子。可是新挑進來的宮人。麼。翠兒雖然潑悍。見了聖祖。也不覺氣短。只是低頭不語。眾宮人因事不干己。且忍進裏。更是不肯開口。衛宮人却因受了翠兒一肚皮的悶氣。無處發洩。經皇上這一問。正好趁着機會。把自己的冤屈訴說出來。便趨上幾步。跪着說道。婢子正是新挑進宮的。聖祖道。你姓甚名誰。因甚和翠兒拌嘴。可站起來。細細的奏明。衛宮人謝了恩。立在一旁。此時聖主早已入座。吩咐那個宮人。不用害怕。是非曲直。朕自然有個判斷。衛宮人便拭了淚。說道。婢子姓衛。名小娥。是正白旗人。蒙恩挑選入宮。尚未分派職使。聖主道。你尚無職使。與翠兒並沒統屬。因何吵鬧呢。衛宮人道。婢子身上自幼就有一種香氣。也不知從何而來的。被衆人聞見了。都問婢子用什麼藥味薰染的。婢子回說。沒有薰染的藥方。衆人也都罷了。獨有翠兒不肯相信。硬逼着婢子要說出方兒來。婢子回說。實在沒有。他便大怒起來。百般的毀罵。婢子忍耐不

住。回罵了幾句。他就要動手責打。若非聖駕前來。婢子早受了辱了。聖祖聽他說話的當兒。已竟聞到了似蘭非蘭的氣味。初時還疑心是什麼花香。如今聽他說了。方知是他身上發出來的。心下不覺暗暗稱奇。正是

脂粉不施稱號國

芬芳竟體比楊妃

未知聖祖怎樣處治此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燕叱鶯嗔難除綺障

珠圓翠繞更入情魔

話說聖祖聞着似蘭非蘭的一股香氣。早就有些疑心。後來聽衛小娥訴說原由。方明白是他身上發出來的。心下好生納罕。又細細的向他觀看一番。見他生得千嬌百媚。不覺十分愛惜。初意原不欲責備翠兒。如今為着小娥美貌無比。要想博取他的歡心。就少不得要得罪翠兒了。遂即向翠兒說道。小娥初入宮闈。年紀又小。你應該照應一點。才是道理。怎麼倒反欺侮他呢。朕也知道你的心事。不過因為他生得美貌。身上又有一股異香。動了妬忌之心。所以要用潑悍的手段對待他了。翠兒的性氣。本來非常粗暴。平日間恃着聖祖的寵愛。只有他得罪人。沒有人敢得罪他。今日被小娥訴說了一番。衆宮女在旁齊聲大笑。已是惱羞成怒。恨不能把小娥一拳打死。方出心頭之氣。無奈聖祖忽然駕臨。只得忍耐住了。還望聖祖幫着自己。申飭小娥幾句。面子上就可

以教行過去了。誰知聖祖因他要求封為貴妃的一樁事情。心中已竟有些厭惡他。況且衛小娥的美貌。又動了聖心的憐愛。如何還肯幫他呢。所以不因不由的。就責備翠兒幾句。他若機靈一點。便俯首認罪。或是默然無言。也就沒事了。那知他經了聖祖這一番責備。面上一時下不來台。非但不肯認罪。倒反挺撞起來道。小娥生得美麗。自然博取聖心的憐愛。似婢子們這般粗蠢。應該要遭棄置了。說着身子一轉。把背向着聖祖。早就嗚嗚咽咽。拖長了聲調。和唱戲一般。哭將起來。若在往日。他這樣的一哭。聖祖就趕忙上前。替他拭淚。百般寬慰了。今天可不死往日。見他這一哭泣。便大怒道。好個潑悍的女人。在朕面前。還敢如此放肆。背了朕的行為。可想而知了。這裡用不着你這樣潑悍的人。可速往漿洗處。聽候差遣。從今不准上來伺候。說罷。便命立在旁邊的兩個宮女道。你們把他叉了出去。傳朕的命令。吩咐漿洗處的領班。嚴加管束。若再不安本分。立刻處死就是了。兩個宮女應了一聲。就要上前來動手。翠兒此時方知事情不妙。連忙轉過身來。跪在地上。哀求開恩。聖祖冷笑道。你那裏有朕在眼睛裡。挺撞的事情。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朕念着平日的情分。加恩寬待。絕不計較。如今更好了。得步進步。縱容得不成個樣兒。若再寬恕於你。宮庭之中。還有禮節麼。不用多言。從速去罷。兩個宮女。又上前催促道。翠姊。快去罷。不要再干聖怒了。翠兒那裏肯聽。只是爬在地

上碰頭不已。苦苦哀告。只求開恩。免了到漿洗處去。衆官女初時也深恨翠兒的驕傲。見聖祖謫他往漿洗處聽差。心中很是歡喜。如今見翠兒這般悲苦。又不禁可憐着他。況且自願身世。聖心莫測。天威難迴。將來要輪到自己。也不可知道。這麼一想。便動了免死狐悲的念頭。就不約而同的一齊上前跪將下來。代翠兒求情。這翠兒不守禮節。本該重譴。求皇上念他服侍多年。不無微勞。免了漿洗處的苦差罷。聖祖搖着頭道。這樣不安本分的東西。朕不處死他。已是加恩相待了。你們還要代為講情麼。朕知道了。你們想必聯絡一氣。結為黨羽。所以才這般着急呢。哼。哼。你們只當朕不知道。可預備着罷。今天的翠兒。就是你們的榜樣了。衆官女經聖祖這一番申斥。大家面面相覷。那裏還敢開口。翠兒見衆人講不下情來。也絕了指望。只得預備着往漿洗處去。當苦差。不料翠兒正要在地上起來的當兒。那立在一旁的衛小娥早已跪將下來。碰着頭道。求皇上開恩。免了翠兒的罪罷。不然也求恩典。把牌子謫往漿洗處充當苦差。才是道理。說着。又叩頭不已。聖祖聽了。不禁問道。翠兒不安本分。罪有應得。與你有什麼相干。要連同着謫往漿洗處呢。小娥道。這事全因牌子而起。若單罪翠兒。牌子如何能安心呢。聖祖道。翠兒欺侮你是朕親眼看見的。並不是你出首他的罪狀。有什麼於心不安。況且朕的罪他也不是全因為你們拌嘴的事情。只因他在朕的面前。竟敢無禮挺撞。

若不處治一番。將來何以服衆呢。你快快起來。不必干預這事。小娥忙又說道。聖諭固然不錯。但翠兒逼迫之時。牌子若能畧畧退讓。翠兒也就不至發怒。翠兒既不發怒。使不致於揮拳。也不至於在聖駕之前失禮了。這樣推究起來。豈不是全因牌子而起。廢皇上治翠兒的罪。乃是國家的法度。牌子不敢仰求天恩。曲為原宥。但求皇上也治牌子之罪。以免衆人不服。要說皇上行法。不得其平。只是牌子的一片苦心。要求天恩。原諒俯允。牌子的請求。聖祖聽了。暗暗想道。他的意思。因為初入宮中。便使翠兒獲罪。惟恐衆宮女要怨恨他。所以再三代翠兒講情。免得干犯衆怒。道理很是不錯。朕既愛惜着他。也應該代他留點餘地。才是。況且翠兒雖然恃寵而驕。深為可恨。究竟自幼便服侍朕躬。一定為了新入宮的衛小娥。把個伺候多年。十分恩愛的舊人。辦了罪。心中也覺有些不忍。不如趁着小娥求情。寬恕了他。既為小娥留了地步。朕又免得受那負情薄倖。棄舊憐新的譏誚。豈不一舉兩得麼。想到這裡。便道。照翠兒的行為。背謬萬無寬宥之理。只因衆宮女代為求情。衛小娥又苦苦哀告。朕念其伺候多年。畧有微勞。姑免往漿洗處充當苦差。從此以後。須要感激。番報洗心滌慮。方改前非。倘若再有不安本分的行為。被朕知道。那時兩罪並罰。決不寬貸。衆宮女也應懷懷知懼。力以翠兒之事為戒。如蹈覆轍。那時莫謂朕無情也。衆宮女諾諾連聲。翠兒也叩首謝過寬宥之恩。聖祖

揮退眾人獨命衛小娥隨入宮中。充薦御寢。從此以後。小娥獨擅恩寵。不上多時。便由貴人。超升到貴妃的位置。那身上的一股香氣。自奉御之後。格外的芬芳馥郁。聖祖每和衛妃共寢。到得次日。還覺着身上帶有餘香。更有一椿最奇怪的事情。凡是衛妃所穿的相衣。也是香氣撲鼻。雖經浣洗。仍舊不散。到了炎夏溽暑的時候。每還衛妃沐浴的蘭湯。衆宮人因有香氣留在其中。連浴餘的水。都不捨得傾掉。大家搶着貯存起來。聖祖因衛妃有這樣奇異之處。格外憐惜。常常的贊歎道。昔唐朝宰相元稹之妾薛瑤英。肌膚生香。恐不得專美於前了。只是聖祖既有了這樣奇異的美人。就應該心滿意足。不必再去沾花惹草了。那知聖祖還有一樁心事。懷藏已久。却因名分攸關。未免有些阻碍。只得偷偷摸摸的。不能彰明較著。朝夕厮守着比翼雙飛。枝生連理。所以心中十分不樂。雖則日處溫柔鄉內。有無數的宮娥秀女。圍繞左右。儘他尋香獵艷。總覺得六宮粉黛。並沒一個及得那心上人的美麗。就是那個衛妃。已竟可算一等一的美人了。若要比較起心上人來。也還欠缺幾分。隔着一塵哩。所以聖祖想衆想去。總放不下這個人。無論他怎樣的名分。怎樣的阻碍。也顧不得許多。一定要設策。封他為妃。方可朝夕嬾首。想到這裡。忍耐不住。便要上和心上人商議妙計。但是事情未成。總得秘密。點兒才好。當即屏去了隨侍的宮人。獨自一人。輕手輕腳。遮遮掩掩。偷向後宮而去。那

聖祖究竟到那裏去呢？那個人究竟是誰呢？作畫的忽而說是名分攸關，忽而說是有什麼阻碍，忽而又把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的聖祖仁皇帝說得和賊一般，連走到一個地方去，都要遮遮掩掩起來。這不是故作疑陣，要令看書的心中着急麼？哈哈，諸位不用着急，並非是在下故作疑陣，實在是一枝筆寫不出兩面的事情，不得不寫了這一邊，再叙那一邊。況且編小說也有一種慣例，凡過着緊要的人物，奇異的事情，總得先設個個葫蘆，使看書的人猜測猜測，這也是習慣成自然了。如今作書的，只好使聖祖在走路的當兒，多繞兩個灣，多走幾步路，在途中畧畧耽延點時光，好待作書的偷點空閑來鋪叙這個人。諸位還記得太宗皇帝未曾賓天的時候，不是在一天當中嫁了兩個公主麼？要知太宗所生，還不止兩個公主，這兩個同日嫁的，不過是最大的，還有一個最小的，是懷着身孕，太宗就龍馭上賓了。太宗既崩之後，亂吵吵的，忙着入關奪取中原，那時生下這位公主，也沒有人去注意他。生着這位宮主的是個貴人，却不久就因產後失於調養，一病而亡。這位公主便由吉特太后帶領撫養，到得世祖統一中國之後，吉特太后一味荒淫和攝政王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連取樂也來不及。那裏還有空閑去照顧這位不是自己親生、痛癢無關的女兒呢？便任憑一個乳媪和兩個宮女帶領着他，冷一回，飢一回的，完全沒有人過問。幸得那位公主生性十分聰明，剛到

七八歲上就懂得人事。樣樣都知。儘是自己料理一切。用不着他人關照。及至十三四歲。已是出落得一表人材。異常風流。真是堂客盛鬢。雙鬟堆顰。和圖畫中人一般無二。更兼知高識低。能言善道。對於太后。晨昏定省。非常孝順。太后見他品貌親美。性又和順。便也很歡喜他了。世祖在兄弟姊妹身上。本來十分義氣。又因這位小妹子自幼便失了雙親。更是格外憐惜。遂即封為固倫公主。常就要在外藩當中。揀一個美貌少年。有才有識的王子。和他匹配。只因一時之間。沒有中意的人。所以蹉跎下來。到了固倫公主十六歲這一年。世祖因為董妃仙遊。就厭棄塵世。聖祖便即了帝位。那聖祖雖比固倫公主小了好幾歲。年紀却生得頗身玉立。相貌魁梧。看上去竟和公主年紀相彷彿。分不出誰大誰小來。更兼聖祖生表就是個多情種子。善於體會女人的心意。所以公主和聖祖雖有姑姪之分。兩人却畧分言情。十分親愛。自幼便在一處遊戲。一處飲食。一處睡覺。便是嫡親的姊妹。也沒他們倆的親愛。旁人見了他倆的情形。因為聖祖尚在幼年。公主雖然稍長。尚未成人。還在兩小無猜的時候。並不疑心有旁的事情。也就任憑他倆相親相愛。絕不干預。後來一年一年的歲數大了。公主情實已開。聖祖也懂得人事了。兩人由情生愛。由愛生憐。竟如膠如漆。憐我憐卿起來了。聖祖親政之後。本想冊立為妃。却因關係着姑姪的輩分。恐怕貽笑於天下。所以隱藏在心。常常的抑鬱不

樂這日把衛妃的美貌暗暗的品評一番覺得他雖然鬟雲綰綠頰潮暈紅總不如固倫公主豐若有餘柔若無骨修短合度縷纖適中那一種媚態包含在骨髓之內令人欲說其艷竟是無從措詞這樣的美人恐怕舉世也覓不出第二個了朕若硬硬守經為着輩分這點兒小事將個絕色的美人當前失却豈不遺憾終身麼朕也顧不得什麼貽笑不貽笑且去和他商議一番諒他和朕兩心相印情意達到十分必能夠畧去名分一層贊成朕的意思就使他因為姑姪的嫌疑深恐傳為笑柄也要央求他念着昔日的情愛俯從屈就不能守那常理了聖祖主意既定要和固倫公主秘密商議所以屏退宮女遮遮掩掩的獨自向宮主的寢宮而去行到宮前偷眼一望見宮中靜悄悄的連一個宮女都沒有心下歡喜道正要沒有閑人方好和他細談衷曲這一來有分教

蒸嫂已污開國史

納姑又見守成君

未知聖祖和固倫公主怎樣商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披襟納涼滿懷春意

輕聲悄語無限艷情

話說聖祖輕行慢步來到固倫公主的宮中舉目一看竟是鴉雀無聲靜悄悄地連一個宮女的影兒都沒有看書的看到這裏又不免要疑心了堂堂大國的宮禁之中宮娥

秀女不知其數。難道會跑得乾乾淨淨。一個都不賸麼。況且固倫公主。是當今的皇姑。體統何等尊嚴。難道宮門之前。連個傳宣的人。都沒有麼。道個情理。恐怕有些欠缺。正在下聽了。不禁笑道。看書的所說的道理。固然不錯。但是在下。也有個道理在裡面。待在下說了出來。自然就明白了。原來那時。正是六月炎蒸天氣。固倫公主。午睡方醒。覺得溽暑異常。又因聖祖有好幾日。不曾到他宮中來。心中不免懷着一點怨恨。更是五衷無主。神昏意亂。暴躁非凡。滿身香汗淋漓。穿着一身薄而且明。蟬翼涼紗衫褲。都一齊經了汗珠粘結在身。很覺難過。便想解開胸膛。當風納涼。好把胸中所受的鬱蒸之氣發舒一番。所以吩咐隨身的宮女。一齊退去。不奉呼喚。不准入內。并且想着聖祖好多日沒有前來。或者突然命駕。也未可知。便把那幾個司傳宣的宮人也指使開了。那些宮女。深知公主和聖祖的內情。聽了這個命令。知道公主又有什麼玩意樂得偷點空閒。去尋覓女伴。到那大樹陰中。聽蟬鳴。納風涼。爽快一時。豈不很好。便開應一聲。盡都去了。宮中賸下公主一人。他便把胸前的鈕扣解了。開來。露出茜紅香紗的肚兜。紫紫的縛在胸前。隱隱約約映着兩顆新剝的鷄頭。高聳聳的如雙峰一般。哭在兩旁。中部的玉肌。襯在肚兜之內。紅裡泛白。格外顯得好看。步到窗前一張涼椅上。坐將下來。手中拿着潔白的雁翎羽扇。羊脂玉鑲着翡翠蝴蝶。嵌了一顆絕大的明珠。約有五